

# 长大 不成人

TO BE YOUNG AGAIN

孙睿◎作品



25岁以前，不快乐的情绪会爆发，而25岁以后，则会蒸发，剩下的是简单的快乐。

# 长大 不成人

TO BE YOUNG AGAIN

孙睿◎作品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孙 睿 2009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**

长大不成人/孙睿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5  
ISBN 978-7-80759-882-4

I.长… II.孙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68461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）

印刷者: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52千字

印 张: 6.75

出版时间: 2009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鹤鹏

特约编辑: 刘 莉

装帧设计: ALES

ISBN 978-7-80759-882-4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# 写吧（序）

这本书里的文字，是最近五年里写的。五年里，人不可能一个样，文字也不可能。

在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时常会有一种陌生感：这是我写的东西吗？

幸亏陌生。

我就怕自己始终一个样儿。

如果非要给这本书的出版找个意义，那就算承前启后吧。

“承”力图把事情说有意思了的“前”，“启”力图把事情说正经了的“后”。

从码字到现在，七年多了，回顾一下，发现分为几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，只为了发泄，没想是否会被人看到，结果被人看到了，于是就把自己架起来了，把写作当回事儿了。赶巧了。

第二个阶段，装深沉，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思想；同时，故意为了好玩，怕看了的人说自己不聪明、幼稚。

第三个阶段，还没到，是以后的写作方向，写自己想写的，别人爱看不看。快了。

头些日子和几个写东西的喝酒至半夜，聊究竟该怎么写，各有一套理论，只对一句话达成共识：写吧。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扎针儿          | 【 001 】 |
|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    | 【 005 】 |
| 深夜回家         | 【 009 】 |
| 酒后都能乱什么      | 【 012 】 |
| 流浪猫的幸福生活     | 【 020 】 |
| 我和啤酒不得不说的的事儿 | 【 025 】 |
| 追忆国安         | 【 030 】 |
| 北京可以吃饭白吃的地方  | 【 043 】 |
| 炒股的好处        | 【 046 】 |
| 我在电影学院监考     | 【 050 】 |
| 买书           | 【 057 】 |
| 一封家书         | 【 062 】 |
| 没文化苦旅        | 【 065 】 |
| 编辑们，不带这样的    | 【 086 】 |
| 我看上班族        | 【 091 】 |
| 我看电影学院       | 【 096 】 |
| 看高考和作文       | 【 103 】 |
| 人往低处走        | 【 106 】 |
| 被忽悠          | 【 108 】 |
| 北京的夏天        | 【 110 】 |
| 自然醒          | 【 113 】 |
| 一天早上         | 【 116 】 |
| 和老人、小孩一起游泳   | 【 120 】 |
| 谁的婚礼         | 【 123 】 |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当导演真的很爽吗            | 【 126 】 |
| 如果曹雪芹同志他还活着         | 【 132 】 |
| 新词典                 | 【 135 】 |
| 从大陆流行音乐，看中国人爱情观     | 【 140 】 |
| 表演系和文学系女生的区别        | 【 153 】 |
| 男人的17、27、72         | 【 155 】 |
| 女人的17、27、72         | 【 164 】 |
| 每个女人都是一部电影          | 【 172 】 |
| 万能句型                | 【 175 】 |
| 王朔，一个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名字     | 【 178 】 |
| 王朔，低调些我会更喜欢你        | 【 181 】 |
| 《黄金甲》落败奥斯卡让中国电影重燃希望 | 【 183 】 |
| 为什么有时候写随笔不写小说       | 【 185 】 |
| 也说幽默                | 【 189 】 |
| 为了中国电影请拒绝大片儿        | 【 193 】 |
| 为什么中国的好电影少          | 【 197 】 |
| 我看畅销书               | 【 202 】 |
| 许巍                  | 【 206 】 |

## 扎针儿

很不幸，得了一种病，名曰面瘫，其最高级症状是嘴歪眼斜，看上去像白痴。好在我没有这么严重，一般状态下，还和正常人一样，可是一笑起来，嘴角就往上咧，给人感觉特阴险，像憋了一肚子坏水，时刻准备给人使绊儿，跟崔永元似的。睡觉的时候，眼睛闭不紧，因此很难入睡，总要用手把眼皮拉一下，这才看不见天花板，可眼皮一会儿又自己睁开了。如果我这时候睡着了，又正做一个美梦，那样子一定很可怕，可以想象：打着呼噜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咧开一边高一边低的嘴角微笑，要是小偷这时候潜入屋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肯定吓得屁滚尿流，魂飞魄散。张飞当年也不过如此。

这种病通常都以针灸治疗为主，我去中医院挂了号，掺在一群半身不遂的老头老太太和面部表情奇特的中青年中间候诊。那些老头老太太，有的坐着轮椅，有的拄着拐棍，颤颤巍巍，看着真让人替他们的亲人难过。而那些年轻的病友，同样让人快乐不起来，好像面部器官发育不全一般，我想如果哪个导演上这里找特型演员的话，一定会收获颇丰。

因为病在脸上，我不敢掉以轻心，挂的是专家号，可轮到这时，专家看我歪得没那么厉害，就把我交给了一个实习的女学生。女学生一会儿让我对她挤眉弄眼，一会儿又让我对她伸舌头耸鼻子，好像我调戏她似的，而她却一本正经，坐怀不乱，在病历上刷刷刷写下病症，然后拿给专家看，专家看了病历，又让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，然后批评女学生：明明是左侧偏瘫，你怎么给写成右侧了！

我操！

想起某年高考有个看图作文，画了一个右腿被截肢的病人躺在床上，手里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左腿截肢”，作文题目就叫《截错了》。当年我十七岁，每天坚持锻炼，身体健康，看病的经历不多，觉得图上画的忒夸张了点儿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医生，现在看来这个题目是有生活基础的。幸好我的诊断错误在治疗前被发现，要不一会儿扎在右边，左边还不越来越瘫？

之前我没有针灸过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未知的东西，总让人害怕，所以有意坐在二号病床上，把一号床留给别人，想先看看别人是怎么挨扎的，好有个思想准备和接受过程。可是如果大夫倒着来我就傻逼了，病房没有三号床，只有两个床位。

一号床是个患了脑血栓的老太太，大夫一上来，拿酒精棉球蜻蜓点水地擦拭了老太太一些部位的皮肤，然后二话不说就往老太太的天顶盖上扎了一针，看得我一闭眼，等睁开眼的时候，那里已经挺立着一根银针。本来老太太脑袋就长得像鸭梨，这样一来更像了，有了把儿。

大夫让老太太躺下，老太太不肯，说怕压到针，大夫说压到好，更有助于治疗，对穴位的刺激更强了。听了这话老太太要急，大夫又说，别在意，跟您开个玩笑，针在头顶上，不在脑袋后面，

根本压不到。老太太这才放心躺下。

随后大夫在老太太的脸上忙乎开了，不一会儿，就把老太太扎得跟个刺猬似的，看得我目瞪口呆，想找个借口溜走，嘴歪就歪了，我可不想被扎成筛子，受不起这通折磨。我开开门说去上厕所，大夫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，别紧张，一点儿不疼，你看这位大妈就没叫唤吧。也是，老太太自始至终没吭一声，我一个九尺男儿，岂能不如一个七旬老嫗？

大夫将最后一针扎在老太太的脚上，然后向我走来。我皱起眉头，以为第一针也是冲天顶盖来的，可是大夫却让我躺下，张开嘴，举起针就要扎。我想问问大夫针消毒了吗，别是刚从别人脚上拔出来的就扎我嘴里了，后来一想还是算了，把大夫气急了，他真从别人脚上拔下针来扎我。

第一针扎在嘴唇上，麻酥酥的，不疼。第二针扎在腮帮子上，感觉皮肤就像一块布，被针一下子就刺透了。第三、第四针还是腮帮子附近，不知道这么扎能不能扎出酒窝来。然后鼻翼、眉头、眼皮、耳后等部位都被“栽上了树”，此时我的脸应该像大兴安岭上一块植被茂盛的土地。

我的眼前梗着一根银针，距离眼球之近，已不在有效视力范围内，银针模糊地耸立着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就像从地面向上仰拍一柄插在死人身上的剑。此刻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壮烈。

然后是虎口、膝盖、小腿和脚，都难逃此劫。我觉得中医针灸就是牛逼，脸上的毛病，要从脚上抓起。如果下半身截肢的人得了面瘫，不知道这针扎在哪儿。

扎完针，大夫去了下一个诊室，叮嘱实习生半个小时后过来起针（拔针）。我躺在床上不知如何度过漫长的三十分钟，想闭眼，但怕

睡着了，一翻身压到针，可睁着眼，看到的却是一柄恐怖的大针。这时一号床传来老太太的呼噜声，老太太真够乐观的，都得脑血栓了，还睡得着，而且浑身上下还插着针。我微微转过头，余光看到，老太太脸上扎的针正在呼噜声的伴奏下，随着面部肌肉有节奏地起伏。我不禁感叹：到底上了岁数，经过事儿，怎一个豁达了得。

终于熬到起针，实习生用一块酒精棉顶住皮肤，然后像捡东西似的，把一根根针回收进铝制饭盒里。脸上的针拔掉后，出于观察生活的习惯，我抬起头，看她如何拔针，发现她在拔我脚上的针的时候，皱着眉头耸起鼻子，我想起昨天忘了洗脚。

当天晚上回到家，我认真洗了脚。次日去扎针，脱了鞋坐在病床上等待的时候，闻到还有味儿，才想起出门忘换袜子了，于是趁着大夫给前面病床的人扎针的时候，我从推车里拿了几块卫生棉球擦脚。大夫忙着扎针，没注意到我的举动，他身后的实习女生本应该看他如何治疗的，却瞟着我偷偷笑。对她的精神不集中，我真想提出严厉的批评。

轮到我了，大夫问我什么毛病，我说面瘫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。大夫说他行医二十多年了，每天都扎二十多个面瘫，记不过来，然后同昨天如出一辙，第一针扎进我的嘴里。我觉得自己的处境挺凄惨的，也许大夫给病人扎针，就像肉贩给猪肉打针注水，在他们眼里，每天针头下面的一张张脸和一具具身体，早已没有区别，不过是一片片肉而已。

“那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，嘴里扎着针还不老实！”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似乎听到大夫对我这般说。如果让我设想一个反应动作，那就是，我赶紧闭上嘴，乖乖地躺在床上，无论被大夫当成什么，只有期待着面部神经能早日恢复功能。

##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

几周前，上英语课，讲恐怖片。老师问我们都怕什么，点名一个个回答。我说我怕上英语课，因为 *My English is poor*。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没用，没想到在这还真用上了。

老师是外教，只会说一句中国话——谢谢，在得到我的答案后，他用英语指导我如何消除对英语课的恐惧。我一句没听懂，只是看着他的眼睛频频点头，意在告诉老师，我受到鼓舞了。老师可能准确得到了该信息，说得愈发起劲，讲了好几分钟，我觉得不能让老师再无用功下去，便不用眼神和他交流了，于是他讲了一会儿就停了。我也听不出来他是真把话说完了，还是意犹未尽，只是不愿再对牛弹琴了。

后来在校园里遇到该老师，别人和他打招呼，他还说个hello或者hi什么的，到我这，什么也不说，就俩动作，先微笑，再点头。我想老师可能是怕我听不懂。多善解人意啊！

今天又有这个老师的课，他放了一段片子，然后按花名册提问。先问文学系，完了就是导演系。导演系九个人（包括外籍学生），我排第三。问到第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开始权衡：是能回答上来多少就回答多少，还是直接回答sorry？问到第二个人的时候，我决定回答sorry，因为我连他的问题都听不懂。第二个同学回答完了，我开始酝酿情绪，打算在老师点我名后，以一种内疚、无奈和并不甘一点儿进步没有的口吻回答sorry，但是老师却点了第四个人。我以为老师看串行了，一会儿发现了会点我的，可是第四个完了又点了第五个，接下来一直就是顺序排列了，连韩国、中国台湾的学生也问了。导演系的八个人都问完了，我又想，会不会把我当成导演系压轴的，因为我是导演系的班长（导演系的学生都不愿意当领导，就因为我好说话，岁数又大点儿，便没坚持住原则，成了班长）。显然我自作多情了，问完导演系，老师又开始问下面的系。

我顿时就慌了，到底还问不问我啊？！

问了，我回答个sorry就ok了；不问，我还得提心吊胆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怕老师冷不丁突然发问。下面的课我基本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，带的小说看不进去，趴桌上睡觉也睡不着。

其实即使突然点我，也没什么，反正就是回答sorry，但是语气如何，会反映出一个学生的精神面貌。

如果是吊儿郎当地说sorry，就说明不屑这门课，或者瞧不起老师。而我没有，我只能被这门课所不屑，只能被老师瞧不起。

如果特愤怒地说sorry，说明对这门课或对老师有意见。我也没有，老师挺好的，外国老头，和蔼可亲，不难为同学，还给我们变

魔术，课安排得也挺好，专业英语，有电影，有英语，都兼顾了。既然人家没毛病，别成心抨击，显得自己愤世，那样不好，还影响两国人民的友谊。虽然我上这课听不懂，可别的同学差不多都能听懂，至少大概意思能懂，这说明问题出在我这，要愤怒也得对自己愤怒。

我希望的语气是，就如前面所说：有一种内疚——这说明我不愿辜负之前老师对我的谆谆教导；带一点无奈，毕竟英语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好的；并不甘心——体现出我强烈的上进心。这样在期末打分的时候，他至少在学习态度上刨不了我太分的。

可是这种语气需要酝酿，我是导演系的，不是表演系的，无法随时根据需要调节表情和语调，因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中。

旁边同学还一个劲儿地问我：老师怎么不点你啊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呢，为什么不点我啊！

我想到上次回答问题，会不会老师怕我难堪，放了我一马？这么一想，我觉得自己真可怜，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，才这么几节课，我就和同学们拉开了距离，被特殊照顾了，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。

这一瞬间，我对六年中学和五年大学都没有好好学英语而后悔，我甚至想从今天晚上开始拿着英语书来上自习。这之前我对英语的态度是，不想取得任何进步，反正该考的试都考完了，恨不得把二十六个字母忘掉，好给脑袋腾出地方记点儿我认为有用的东西。我不想全面发展，我觉得我能力有限，会点儿英语以外的别的东西能在社会上立足就行了。

让我焦虑的不仅仅是被英语老师忽视，还有考勤。老师点名回答问题，谁回答了，无论回答对错，老师都会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一个钩，表示他这节课来了。而这次老师在把我名字跳过去的同时，

并没有在我名字后面画钩，这就等于我没来——太亏了，我在教室里生生坐两个小时还算没来，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压根儿就不来呢！

下课前，老师把全班同学问了一个遍，还是没叫到我。同学撺掇我，问问老师为什么不点我。我没去。一，这不是我性格，我巴不得老师不点呢。二，我也不知道用英语该怎么问。还好，英语课一个礼拜只有一次，只上一年，再有六个礼拜就期末了，等开学我就研二了，那时候我就不用再上这课了。可前提是，我得保证研一的成绩通过。现在这种水平我能通过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又害怕了。

## 深夜回家

我喜欢在深夜回家，这里所说的深夜，通常指凌晨两点以后，两点之前的夜不够深，原因有三。

人少。多数人的作息时间都是日耕夜歇，不同于猫头鹰和蝙蝠，所以深夜回家避开了人多的烦恼。深夜不堵车，这个时候的北京地广人稀，坐在出租车里疾驰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，在白天是件很奢侈的事情，只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才能享受到，但到了夜里，就再平常不过了，一下子觉得自己尊贵起来。深夜也好坐电梯。我家所在的这栋塔楼有二十八层，我住二十七楼。每次下班时间回家，都要在一楼等上一会儿电梯，然后随着堵在门口的人群向里面缓缓移动，如果前面超过了十三个人，那么还要等下一趟。上了电梯，也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到家。楼高二十八层就得有二十八的按钮，算上地下两层，再加上开关门键和紧急呼叫按钮，一共三十三个键，分布在不足零点零五平方米的面积上，被男女老少十几只手一通乱按，变成二十来个亮点（每次都有人按错），这些亮点上的数字大多小于二十七（我坐电梯从来没碰上过二十八楼的人）。多少个亮点就是多少次停留，我就要经历多少次超重和失重

的体验。我曾经计算过，电梯停下后再启动所需的时间相当于运行七层楼所用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我要经历近一百四十层的运行时间，才能到家。所以每次我妈打电话问我到哪了，只有我说下电梯了，她才开始炒菜，否则我在一楼她就开始炒的话，等我进了家门，菜就凉了。考研期间，为了不虚度这段时间，我经常拿着英语书坐电梯，到家之前能做一篇阅读理解。而在深夜，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一个亮点，可以一路狂奔，速度快得耳膜都受不了（气压急速变化所致），跟坐飞机似的。

消停。不知道楼上人家铺的是地板还是地砖，不知道楼上的主人在屋里走动的时候穿的是拖鞋还是皮鞋，反正我在楼下能时刻感受到楼上邻居的位置。他（她）不是文艺工作者，每天早睡早起，工作外时间只有十一点后和七点前这段时间是安静的。深夜回去，楼上肯定睡了，我不用听天花板上走来走去的声音，也听不到他（她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仰卧起坐弄得客厅的沙发吱吱响了，还知道了她没有起夜和梦游的习惯。

睡得香。深夜回家多是在结束聚会后，多有啤酒相伴，多是喝到微醺以上，多是已经困倦，脑袋沉沉的，进了家门倒头便能睡着，省去了思考人生并因为想不明白而痛苦不堪的步骤，一觉天亮。

深夜回家好处虽多，问题也随之出现。

正因为夜里人少，我便成了少数分子，好几次在疾步行走的途中，被巡夜的民警拦住盘问。身正不怕影歪，我挺胸抬头，临危不惧，要身份证就给他掏，只是他们的突然出现，破坏了我刚刚在深夜里品味到的孤独，或是将一个特别牛逼的写作创意扼杀在萌芽阶段。进了小区，我每次看到的都是楼口的保安意味深长的微笑，好

像我这么晚回来没干好事儿，对此他心知肚明似的。虽然坐电梯方便，但白天电梯坏了，至少里面十几个人陪着，如果这时候坏，那就惨了。有一次我进了电梯，在里面站了半天，抬头一看指示灯，还在一楼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，酒也醒了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没按要去的楼层。这个时候楼里的住户都该睡了，既然我能听见楼上的动静，那么我的举动也会影响到楼下，所以走路的时候我不能趿拉着鞋，脱了鞋不能随手往地上一扔，如果还想打开电脑写点儿东西，写高兴了就别跷着椅子腿晃悠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，也许楼下的住户已经打起呼噜，流出口水，弄湿了枕巾。